

一部关于生命与生活的启示录

——评长篇纪实散文《草原十年》

文/马小江

安宁的《草原十年》是一部沉甸甸却又满含温情的长篇纪实散文。2022年9月首次出版后，它便以独特的视角与真挚的情感，在读者心中勾勒出呼伦贝尔草原上一幅动人心弦的生活画卷。这部作品以一个草原小镇为缩影，深入记录了草原牧民10年间的生活变迁，不仅是对牧民生活的简单呈现，更是对生命、苦难与希望的深度叩问。

生活变迁的细致刻画

《草原十年》以时间为经线，以牧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为纬线，编织出了一张丰富多彩的生活变迁之网。在这10年里，安宁见证并记录了草原小镇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曾经的泥泞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破旧的土坯房被崭新的砖瓦房所取代。这种物质层面的变化，是草原与现代文明接轨的直观体现。

然而，更触动人心的是牧民精神世界的蜕变。年轻一代牧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开始利用互联网了解外面的世界，学习先进的养殖技术，尝试发展特色旅游业。书中有一位叫巴特尔的年轻牧民，他在10年前还只是跟随父辈在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靠天养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通过网络了解到生态旅游的

商机，于是他开始精心打造自家的牧家乐，向游客展示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和草原生活的魅力。他的生活不再仅仅围绕着牛羊，还融入了与来自五湖四海游客的交流与互动，他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憧憬。

安宁在描绘这些生活变迁时，并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聚焦于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和事件，通过他们的故事来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对草原的影响。这种微观视角的写作方式，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人们的喜怒哀乐，使整个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质感。

直面生死的豁达态度

草原牧民对待生死的独特态度，是《草原十年》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新生与死亡，是作者始终关注的话题。草原小镇的尽头就是殡仪馆，所有生命都不断向它走去，终有一天会抵达。作者描写人们对待殡仪馆的态度：“镇上的人看到高高的烟囱里冒出的缕缕青烟，并不会觉得悲伤，所有人都安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即便伊敏河每年都夺去至少两个人的生命，人们依然安居在它的两岸，没有悲痛，也了无怨恨。”在草原上，死亡并非一种禁忌，而是被视为生命的自然

归宿。书中讲述了一位老牧民的离世，他的家人和邻里并没有过度的悲伤和哭泣，而是平静地为他举行传统的葬礼。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回归自然，就像草原上的草木一样，经历荣枯循环。

但这种对死亡的接受，并不意味着对生活的消极对待。相反，牧民们在活着的时候，对生活永远饱含着热情。他们热爱着草原上的每一寸土地，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每一刻时光。即使面对自然灾害、牲畜疫病等重重困难，他们也从不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默默地承受着苦难，并平静地将它们消化。

文化传承的坚守与挣扎

在这10年的生活变迁中，草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经历着坚守与挣扎。安宁在书中详细记录了一位老艺人对蒙古族长调的坚守，他一生都在传唱长调，即使在年轻一代对长调兴趣渐失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在草原上、在蒙古包里，为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演唱。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古老的艺术形式能够在草原上继续传承下去。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年轻人在尝试将草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探索新的传承方式。他们利用现代音乐制作技术，将马头琴与流行音乐融合，创

作出了一系列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作品。这种创新的传承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争议，但也为草原上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草原十年》通过这些故事，展现了草原上的文化在时代浪潮中的传承与发展以及草原上的人民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思考与努力。

语言风格的独特魅力

安宁的语言风格质朴而富有诗意，简洁而饱含深情。在写景叙事方面，作者多以白描和直抒胸臆为主，没有过多曲折的修饰。比如描写家里十几年的忠诚牧羊犬的死，只是“悄无声息地离开家园，自此再也没有回来”。作者无意于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只是看到什么，便真实记录下来。阿妈的勤劳、阿爸的沉默、凤霞的质朴、小塔娜的虚荣，种种呈现没有刻意塑造的痕迹，人物与情节、叙事与结构水乳交融。在描写草原的自然风光时，她用简洁的笔触勾勒出草原的壮美：“草原像是一块无边无际的绿色绒毯，一直铺展到天边，与蓝天相接。”寥寥数语，却将草原的辽阔与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讲述牧民的生活故事时，她的语言又充满了生活的温度和情感的力量。她用细腻的文字描绘牧民们的喜怒哀乐，让读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

他们的内心世界。

书中的语言节奏也把握得恰到好处，在描写紧张的生活场景时，语言节奏明快，如疾风骤雨；在表达对草原的宁静与美好的感悟时，语言节奏舒缓，似潺潺流水。这种张弛有度的语言风格，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更好地沉浸于书中的情境，感受草原生活的独特魅力。

时代价值与深远意义

《草原十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从时代价值来看，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草原牧民生活的窗口，让读者看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草原地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草原人民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它也让人们思考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如何保护和传承地域文化。

从深远意义来说，这部作品是对生命、自然、苦难与希望的深刻诠释。它让我们明白，无论生活中遭遇多少困难和挫折，我们都应该像草原牧民一样，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坚韧不拔地走下去。《草原十年》不仅是一部关于草原牧民生活的纪实散文，更是一部关于生命与生活的启示录，它将长久地影响着读者，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丹东打糕

文/陈柏清



一方水土养一方美食。鸭绿江缓缓流过的边境小城丹东，不仅以杜鹃花和黄蚬子闻名遐迩，街头巷尾飘香的朝鲜族特色小吃打糕更是受游客追捧的“非遗”美食。

读书时，我有一位同学是丹东东港人。第一次见面，她

便分了一块打糕让我尝，吃第一口，我便立刻被这独特的口感与味道惊艳了！“这是什么，这么好吃？”“打糕啊！”“打糕？哪个打？”她轻拍我手背，笑着说：“就是这个打！”“好奇的名字，难道是打出来的？”她竖起大拇指说：“对！”

从那之后，这打出来的糕便成为我一直心心念念的食物。

作为朝鲜族具有代表性的小吃，每逢生日或重大节日，打糕都是桌上的必备美食。那位丹东的同学曾邀请我到她家，我也有幸看到了打糕制作全程。将上好的糯米泡数小时，待糯米充分吸水后，放进大蒸屉铺平蒸熟，再将蒸好的糯米倒入石臼中，反复捶打，直至打糕变得柔软而有弹性。这个过程既费体力，也需要经验，因为只有打得恰到好处，才能让打糕既有嚼劲，又不会过硬。把捶好的糯米团裹满熟豆粉，切块，即可食用。过程极简，功夫却繁。

丹东卖打糕的店铺极多，我去的是安东老街店。这家店的门面并不显眼，店里的老师

傅常年裹着白头巾，身穿朝鲜族传统服装，手持木槌哈腰在门口的大木桶旁“咣当咣当”捶打桶中的糯米，黏糯的米团便随着木槌的起落如雪浪般上下起伏。打糕的“打”字，是其精髓所在。不同于机器制作，手工捶打的方式让糯米的纤维充分延展，吃起来更具韧性与层次感。

我买了打糕，边吃边站在一旁看店铺里的匠人们捶糯米团，他们抡着木槌打糯米团的声音“咣当咣当”此起彼伏。为了尊重食材本身的味道，制作者们不以外力干预增加保质期，所以打糕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做现吃，保质期在常温下只有一到两天。

打糕的甜是糯米本真的甜，香是熟豆粉本真的香，豆

粉的香气与糯米的软糯相互交融，入口不腻，软韧丝滑，甜而不齁。如今，打糕的口味也在不断创新，加入了板栗、豆沙、桂花等各种馅，也有了更好看喜人的模样，五瓣花、小奶熊等一排排地摆在柜台里，好吃又好看。在安东老街，一块打糕的价格不过几元，却能让人吃得心满意足。去早市的老人，放学路过的孩童，大多会在店前停下脚步，买上几块，边走边吃。

我慢慢吃着打糕，缓步走过热闹的安东老街，在鸭绿江边吹着夜晚的江风，心中涌出奇妙的感觉。我想，行走在一座城市，品一方美食，不仅是舌尖上一瞬的欢愉，更是于烟火蒸腾处，读懂了一方水土的性情。